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

冯牧
袁鹰
主编

雾里看
伦敦

宗璞 编
李国文



London Seen in Fog

WORLD IN THE EYES OF CHINESE WRITERS

1267
2959

雾里看 伦敦



宗璞 李国文 编



XWTS 0016593



雾里看伦敦

宗璞 李国文 编

中华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787×960 1/32 9.25 印张 180 千字 2 插页

1990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 1990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42-126-0/I-97

定价：4.40 元

目 录

杜 宣	伦敦一瞥	1
戴镗龄	重访伦敦杂记	5
冯骥才	雾里看伦敦	
	伦敦生活	12
	夜生活及其他	35
	在旧梦中甜睡	43
林 海	莎翁的艺术魅力永存	55
	绿荫深处的“萧之角”	69
	司各特令人怀念	78
	诗一样的剑桥	85
李国文	英伦风情	
	绿	98
	鸽子	107
	山城杜伦	116
	小镇哈渥斯	129
	哈代故居	136
王佐良	斯凯岛上的文采	145
	彭斯之乡的沉思	163

	爱丁堡和奥班的朋友们	179
萧 乾	旅英七载	
	由“敌性外侨”到“伟大盟友”	201
杨 翊	泰晤士，这条举世闻名的河	239
	西敏寺的钟声不歇	248
	北爱尔兰纪行	255
宗 璞	看不见的光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263
	没有名字的墓碑	
	——关于济慈	268
	他的心在荒原	
	——关于托马斯·哈代	273
	写故事人的故事	
	——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	284
编后记		292

伦敦一瞥

三月的上海，正是一派春光明媚，宜境宜人。我家园中的一树红茶，繁花数百，在尚带着清寒的春风中摇曳不定，真好象一位醉美人，分外妖娆。今年，正在这时候，我离沪去京，作为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的代表，赴伦敦参加一九八二年国际笔会的工作会议。在北京作了几天准备工作后，于三月十三日晚十时四十五分，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往伦敦。途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莎加、西德的法兰克福时，各停留了一小时左右，于翌日北京时间下午四时许到达伦敦。

欧洲大陆，我曾多次访问。英伦三岛，却是初叩大门。当车子离开机场，向市区驶去的时候，我不断地透过车窗向两边眺望。因为对这个曾经称霸世界、号称“日不落国”，也是发明蒸汽机、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同时又是产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大科学家达尔文的国家，我并不陌生。几十年来，我对英国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幼年学历史，对发动鸦片战争侵略我国的英殖民主义者，我就很憎

恶；后来我在上海和香港居住过，也访问过很多原属于英殖民地的亚非国家，更加深了这种憎恶的感情。但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阅读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贡献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拜伦、雪莱、哈代、狄更斯、萨克雷、肖伯纳等人的作品，对这些我是欣赏的。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曾从中吸取过养料。今天我来到了这个衰老了的大帝国，我希望能够开始理解它。

伦敦比较寒冷。它的春天，是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计算的。现在我国江南正是春暖花开，此地还是冻云落木，但地上却是芳草青青。这里的青草，不畏霜雪，四季常青。

展现在道路两侧的，则是我们从电影和电视中早已熟悉了的那种两层楼的小房子。英国人爱花木草地，爱这种有小庭园的房子，不爱住高层公寓。每家临街这边，有个小花园，不设围墙；背街那边，却是一片较大点的草地。一到春天，沿街繁花似锦，香气袭人。

车子开上威斯敏斯特大桥，俯视泰晤士河水，则是绿波荡漾。过去，河水污染严重，水色发黑，鱼类绝迹。英国虽然经济困难，治理三废，却下了大决心，严禁沿河工厂排污，违者重罚。这样一来，有些工厂远迁他处，有些则改变了排污情况，

泰晤士河水就清了，绝迹多年的海鱼又游回来了。

在威斯敏斯特桥上，看到右边的一座桥，即滑铁卢桥。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曾以此桥为背景，拍摄了一部中文译为《魂断蓝桥》的影片，内容是描写第一次大战中的爱情悲剧，十分感人，已作为世界电影名作之一保留了下来。滑铁卢桥也因此名扬天下。

一过威斯敏斯特大桥，即为英国国会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两座大建筑的格局式样基本一致，是建筑史上著名的姊妹篇。国会大厦现在是焕然一新，大教堂却尘垢满墙，成为极其鲜明的对照。据我们的司机说：过去伦敦工厂用煤作燃料，居民生活也是用煤，英国人又爱用壁炉取暖，空中尽是煤烟，每幢建筑物都被煤烟污染，就象这教堂一样。隔一两年所有建筑物，都要搭起架子来洗刷，油漆，浪费的人力物力，甚为惊人。现在改用电了，空气干净了，煤污房屋的现象，当然也没有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煤污遗迹，是故意保留的，让人们知道伦敦过去烧煤时城市被污染的情况。现在大雾弥天的伦敦已经过去了。雾伦敦已是历史上的名词了。

我们的车子穿过伦敦市中心，经牛津大街，这是伦敦最繁华的大街，正如巴黎的凯旋门大街、东

京的银座、上海的南京路一样。由牛津大街再经国家画廊和皇宫门前就到海德公园。公园前警察密布，一大群游行队伍，男男女女，缓步前进，不喊口号，情绪稳定。从他们举起的标语牌上，知道是反对地下铁道车票涨价。从这里我开始有点体会到英国人的沉着镇静和悠闲的性格。

我的住所就在海德公园附近。这是一幢典型的英国房子，高大而又古老，安静而又清洁。当我拿了钥匙开门走进房间坐下时，我忽然感到奇怪，怎么我没有一点初到异国的感觉。对于伦敦，一点也不陌生。它的街道、河流、建筑、语言，我都熟悉，好象是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但阔别多年的城市。

与我同行的一位同志，四十年前在伦敦生活过，此次重来，他感到一如往昔，没甚变化。据他说，伦敦的主要街道上的建筑物，英国政府不许随意改建。如有一幢房屋有倒塌危险，必须拆建时，外形要保留原来的式样，内部装置则可完全更新。所以今天的伦敦，和过去我们从英国文学作品中所看过的，变化不大。我的如重游故地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重访伦敦杂记

十一月的伦敦比北京还要冷,但不象北京干冷,西南风从大西洋不时吹来阵雨。太阳光偶尔从密密的云层里射出几分钟微弱的金光,人们就感到异常舒畅。这儿的草长得特别好,无论在公园或私人花园,草坪一片葱翠,不芜不杂,全是长期精心栽培而成的。那时并不是花卉盛开的季节,地上间或出现一两枝玫瑰弱不禁风地妩媚弄姿,反而增加了周围的寂寞。但是花匠能巧夺天工,补救严寒给自然界造成的缺陷。伦敦的花店比往常生意兴隆,展销着从玻璃暖房中培植的大量盆花插花,真是红黄蓝紫,斗丽争妍;一清早,店主就把门前布置得春意盎然,为人行道增添了奇香异彩。原来,再过一个多月,圣诞节便来临,可惜时值旅游淡季,货物滞销,商人们为了尽早制造喜庆的气氛,招揽顾客,竞相用新鲜的花草点缀门面,以便跟街道中心那些节前扎好的火树银花相映成趣。诚然,许多伦敦市民也想趁节日前后,热闹一番。我乘此机会巡视了不少花店,认识了一些新品种。伦敦商人那种彬彬

有礼百问不厌的态度，使置身于花丛中的我分外喜悦。

三十年代，我在伦敦时，常可看见一些所谓“马路画家”，在人行道旁用彩色粉笔就地作画向过路客讨钱。英国穷人讨钱的方法本来变化很多，有当街在住户前拉手摇风琴奏乐的；有在过客前假托零售火柴的；甚至有尾随行人念念有词的……以上这些人我此次均未遇见。有的可能已经绝迹或另谋索取钱财之道。可是我曾市中心区一条偏街的货摊旁，碰上一个口称要我作慈善捐助的妇女，她给我一根香烟般粗长的草卷儿，其中夹着一两枝指甲般大的花。我“捐”了几个便士，才把她打发走了。这次，我因未能重见“马路画家”感到可惜，因为那些画家似乎颇有身份，你愿给钱，当然使他心里高兴，但他可以不看你一眼，更不会纠缠驻足看他作画的来往过客。“马路画家”也许会由于在英国逐渐消失而成为历史名词。在美国等地它却取得了新的意义，专指在人行道上展览并出售作品的画家了。我这次在伦敦见得最多的讨钱穷人是那些地铁中的琴手。伦敦交通当局虽在地铁入口处明文禁止这样的人卖艺，但禁止不了。这些琴手既有老年，也有青年。每当火车到站，旅客鱼贯而出时，他们便在月台外走道旁奏乐，有时由两人合作，男的拉琴，

女的跳舞，他们所求的不过是些微的赏赐而已。在伦敦最繁华的地铁中，这种现象最为突出。那儿的车站所有设施，包括洗手间，都相当舒适和现代化。至于地面上，更是一派富丽豪华，说不尽的纸醉金迷。这些和地铁中卖艺人的潦倒情况相比，竟有天壤之别。

伦敦变化较大的应该说是社会风气。某个英国朋友发出世风日下的慨叹。日前伦敦的海淫场所泛滥成灾，这也许是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当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只许出售其删节本。二十多年前一名颇有胆子的英国书商竟因印行它的全文而遭到控诉，成为轰动一时的官司。以今视昔，那件诉讼，岂非英国法庭小题大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只不过在个别部分有猥亵的描写，而今天那些赤裸裸的淫书淫画却畅行无阻，污七八糟的角落差不多随处可见，尤其是那些色情的铺子。据说，英国首相身为妇女，她出于对妇女的同情，想把伦敦这样的下流场所限制为二十家。中国侨民对沙霍区（今有唐人街之称）这些藏垢纳污的销金窟，意见极大，因为该处的中国饭馆较为集中，一些有自尊心的顾客怕蒙受不洁之嫌而裹足不前，不免影响了饭馆的营业。有些英国人士断言，这种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是从欧洲大陆包括

西德和瑞典吹来的歪风。这是一种偏见。我从伦敦前往爱丁堡途中，有位同车厢的苏格兰旅客向我夸口说，在社会风气方面，他的家乡要比伦敦好得多，可是对面座位上的一个英格兰人马上插嘴说：“不见得。”总之，程度纵有不同，本质实无区别，这种诲淫病态在英国大中城市中有其共同的社会和经济根源。

朋友们常谈论起英国国内失业现象，对此我在伦敦听到一些可笑的解释，如英国人变懒惰了，对工作挑肥拣瘦，害怕吃苦，宁可呆在家中向政府领救济金，搞私人副业，等等。事实上，普通英国人从来不懒惰，他们办事认真，珍惜时间，讲求效率，这种作风颇值得学习。还有人把失业归咎于外来移民过多了，今天英国的外来移民在数量上是可观的。有一天早晨，阴云压顶，寒风飒飒，我信步穿过海德公园时，走了大半段路，还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成群的飞鸦和地上觅食的几只大松鼠。我正看得出神，突然转角处冒出一个人来，此人衣冠楚楚，拄着长柄布伞，显出英国旧式绅士的派头。交谈后，我才得知他原籍瑞典，不久前才定居英国。我在公园出口处还碰上两个英国公民，他们分别是从东欧和美洲移居人境的。在短短十几分钟内，我接连碰上这三个人，虽属巧合，也可见取得

英国国籍的外来移民之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售票员中有来自南亚及非洲的移民，这就屡见不鲜了。当地为数众多的黄种人则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但他们并非都取得了英国籍。无论如何，把失业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是片面的说法。多年来失业蔓延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难道都与移民有关？

从许多方面看伦敦，它确有其可取之处。那儿文化事业发达，仅拿具相当规模的图书馆来说，就有二百五十所上下；同时，书店林立，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声誉卓著，博物院、科学馆、美术厅廊等所藏书画甚为丰富。一个伦敦市民，纵使不能正式在大学就读（英国的义务教育已从五岁延长至十六岁），但只要努力，便享有自学成才的种种便利。又如英国人自称“排队”这个词是他们发明的。不管怎样，他们在公共场所能严格地自动遵守秩序，不争先恐后，更不你推我拥，这都是事实，过去如此，今天也没两样。我这次还对英国人的彬彬有礼，获得新的印象，商店店员不用说，连海关和邮局等处职工同样回答问题很耐心、很热情、很主动。我记得国内某处公共草地上有一块告示牌：“勿通过草坪”。伦敦也有不少这样的告示，但写的是“请勿通过草地”。一字的增减，精神大不一样。伦敦街道

基本上是整洁的，大清早大小车辆就出动，挨街沿巷把装垃圾的黑塑料袋收拾运走。在公共场所以及人行道上，看不到果皮和烟蒂。中小生成群结队地在教师率领下参观博物展览，我注意到他们既自动遵守纪律，又用心看展品、听讲解，秩序井然，效果很好。我想只举出这几点，可见其余了。

最后，我得在此谈一下飞涨的伦敦物价。三十年代美国人伍尔沃思在英国各大城市开设的专售廉价商品的百货公司，每件只售三便士或六便士，因而有“三六商店”之称。它在美国的同一公司则称“五分和一角商店”。如今，这个公司仍然卖廉价商品，不过定价高的十几镑，最低的一般不少于一镑。从前这个公司的老主人曾大发其财，他的孙女因而继承了大笔遗产。现在这家公司是否每年还赚那么多钱就难说了，它出售的真正廉价品并不算多，失去了原来的号召力。

从用的再转谈到吃的，例如：英国的一种大西洋特产——大头鱼，有些小吃店把它去头去尾去骨后，浸在沸滚的油中炸得黄澄澄的，酥软可口，香而不腻，再配以油炸土豆条，洒上盐椒末等，确是便餐的佳品。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按份量大小，分别售六便士或三便士一份，可说是既价廉又实惠充饥。当年，邹韬奋在伦敦时，夜晚常买这样的鱼，

用纸包好，放在随身的公事皮包里，拿回住所饱啖一顿。我三个月前在几家小吃店重新品尝过它。这种店有英国人开的，意大利人开的，也有巴基斯坦人开的等等，因门面不同，每份售价小有差别，但大致上比过去涨了二十多倍，以上说的可能不是物价变动最大的例子，但已足令远方来客惊异，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雾里看伦敦

伦敦生活

题外的话

在繁忙的访问中，哪怕得到一两个小时的间隙与空闲，我也要跑到伦敦的街头转一转。任何旅游者都有同样一种心理，希望能自己碰到和发现一些意料之外、新奇特殊的事情，这比向导者指着一座举世皆知的纪念碑，向你诉说它的历史有趣得多。在世界上，似乎有这样一个道理：你发现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对于作家更为要紧，作家最大的幸运就是能从生活中经常获得新鲜又独特的第一手材料。

可惜我这幸运极少，便只能把任何一个久居在伦敦的人都习以为常的事物，当做什么稀奇的见闻写出来。使我尚能聊以自慰的是——虽然这在英国